

抗
聯
名
將
特
寫



1942 150

抗戰名將特寫

目次

一	中國的軍人.....	一
二	抗戰二名將李杜·丁超.....	七
三	二二八抗戰名將毛維壽的一生.....	一〇
四	鐵軍及其領導者張發奎.....	一四
五	翁照垣將軍.....	二四
六	宋希濂將軍.....	二八
	(一)	
	(二)	
七	八十七師師長王敬久.....	三四



孟德祿編

138126

八	青年中將孫元良橫顏·····	三九
九	彭德懷將軍及其部屬·····	四二
一〇	馮玉祥將軍對日外交的一頁·····	四六
一一	記孫殿英·····	五〇
一二	劉峙將軍·····	五五
一三	傅作義將軍講：守土抗戰·····	五八

抗戰名將特寫

中國的軍人

十九路軍攜來的新現象

千百年來爲腦中存着「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中國人所譏笑蔑視的中國軍人，終於靠着忠誠和勇敢，獲得了他們應有的威儀和尊嚴。因爲對外戰爭的屢屢失敗，他們就被遺忘了。直到一九三二年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的兩師才將中國兵士的光榮，忠誠，勇毅攜回給中國國民和全世界。

每一個中國軍士都勇敢地死，爲何呢？熱烈的愛國心理，高度的仇日情緒驅使他這樣前進。但往昔中國軍人的參戰，却不是爲了這種意志的勗勉，而是受榮譽的驅策，希望受衆人的崇拜，愛戴，和古代名人般不朽。

不需要慰藉



拿着一枝步槍上前線和日本的坦克車重軍器去拚命的中國戰士，並不能得到像西方軍隊樣的受人慰藉。他們不祈求不朽，也不希望他的名字在家鄉的紀念碑上記載起來，而中國既沒有 Gold Star Mothers 的組織，也沒有英雄墓，他的生命十之九為砲火所消滅，有誰知道他的英雄事蹟，和慷慨的死？他是要被人遺忘的。

沒有羣衆們歡送，沒有軍樂鼓腳，願爲效忠領袖，效忠國家而死。歐戰的參戰軍人爲着他們的英雄事業不能永垂而痛苦，可是中國兵士連一刻的光榮也不需要。即便失敗，他仍舊不乏昂首邁進的勇氣。

必然的禍害

從前中國人視軍隊爲害物，在他們心目中，祇有和平，沒有戰爭，更沒有爲民主政治，儒家政治，以及其他方式政治等問題擾亂他們的思想。現在他們才感到中國若要生存，非有一强有力的軍隊不可。不論老幼，都伸手歡迎軍士，因爲惟有他們才能夠保整領土的完整，和國族的自由。

在古代，中國軍隊祇知道效忠於君主。即在學校，宗教，文學，哲學，也以這

種思想爲上。且軍職陞遷不本於軍事能力之高下，而基於軍人的文學造就如何。所以中國軍隊一遇訓練有素的西方軍隊，自然而然的敗北了。雖然他們極恨外人而想幹一下冒險的功業。

盲目的順從

清廷沒有傾覆以前，中國軍隊早已不可用。相繼而來的軍閥時代內，他們又何嘗知道效忠於民國。他們將忠誠去獻給些獨立省份的主腦。軍閥們的不互信，造成不少省方的軍隊，可是不願將他們去抵抗外面的侵略者，恐怕因此使他們的地位衰弱。

北伐時蔣介石將軍本可大功告成，但因幾個軍事領袖的反對而不能達到全國統一。爲了省軍的誤國，在一九二九年就召集了一個裁軍會議，商議解散省軍，但無甚成績可觀。假使這運動有所成就，軍隊的意志早能改變，國家的統一早已發動了。而且軍隊不隸屬於各省而用各式不同的器械，他們就能成爲一枝統一的軍隊，靠了各省的合作，就能迅速地增強實力了。

第一次的忠誠表現

一九三一年前，蔣介石將軍雖在慢慢地發展他的勢力，但爲了中日的衝突，民族意識才開始在人民中發揚起來。在滿洲大敗之後，能保全中國的光榮，阻止中圖的被擾，就得推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的兩師。他們使日軍不能越過上海。

英勇愛國感動了每一個中國國民，他們不避艱難，踏着荒涼的關北，走上稻野，去送慰勞品給兵士，這足以表示出人民愛慕他們的心理。因此中國軍隊能負着創傷，無報酬地和日本奮鬥，但這種情緒很少有瞭解的。至於別國兵士，從來沒有直接從人民那裏得到慰勞品的；別國女子也沒有費了無數時間，在替兵士縫製禦寒衣袴。

不爲人所拒絕

有一個作家會說：『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中國軍隊不遭人民的拒絕。其關係就在乎抵抗。而且這也是中國戰士第一次認識他們的責任和許多不能分開的要素的連繫性。』蔡廷楷將軍曾說：『這次抗戰中表現出許多人民的力量。如

果我們有光榮可言，這光榮是人民的，離開了人民，我們就沒有生命，也喪失我們存在的價值。」

有許多兵士雖然已奉到撤退的命令，還是不願離開前線。他們的實力，勇敢，不但獲得了世界上的尊敬，仰慕，也提醒了中國人內心的希望。就是：造成一個強有力的統一國家，來趕出侵略者。最後的退却，使日本並不會得到什麼。中國人很了解他們的軍隊，表示出從來沒有的尊敬，而十九路軍也成了崇拜的對象了。

預備奮鬥

現在中國已預備和日本拚死抵抗。有二百萬以上的軍隊正預備奮鬥到底，中央政府的軍隊總數約有一百五十萬。包括：步兵師一百三十四，騎兵師九，騎兵旅十七，重炮旅五，重炮團二十，鐵道砲連九，機械化團二，及其他單位：如空軍，裝甲車，坦克車。在戰爭開始已經有六十萬軍隊參與，其餘的也正在準備萬一。

堅決抗戰下的中國

雖然日本擁有強有力的軍隊，可是許多外人都感到這次戰爭的最後勝利是屬於

中國的。數年來中國人早知道，如果他們不願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這次抗戰是不能避免的。各種組織，像新生活運動之類，都能將愛國心理灌輸給每一個中國人，無論老的小的都意志堅決，而不惜任何犧牲。

在物質方面，日本不允許中國有充分的準備，但在心理方面，每一個忠誠的中國人早已準備完善了。現在他們都放棄了政治上的意見，祇願在共認的領袖蔣介石將軍領導下，一致奮鬥。而且也是中國軍隊第一次感覺到全國人民的精神，心理，在後面鼓勵他們，尊敬他們，

（霍夫納著·黃仲蘇譯）

抗日二名將李杜·丁超

三年前轟動全國的兩位抗日名將，李杜與丁超，現在，人們大概已將他們遺忘了吧！是的，丁將軍早已以身殉國，李將軍也淪倒海上；他們早日的許多勳業，或將成爲歷史上的陳跡了呢！

最近，有友自北方來，爲我追述這兩位將軍的事蹟，可歌可泣。這些事蹟，外間知者絕鮮，我覺得，宣揚的責任我是應該負起的。

李將軍是德國陸軍大學畢業的，軍事學極好，文學的修養也深。回國以後，對於自己的部隊，訓練得極爲認真。六年前，日軍侵犯東四省的時候，他憤慨極了，便聯絡了丁超將軍的部隊，與敵軍作殊死戰。敵軍因此受損不小。

他生平無不良的嗜好；僅有的消遣是，他曾將他有的積蓄六七千元，在德國買了一副兒童玩具，這些玩具都是軍事上的用品，如坦克車，軍用汽車，鐵甲車，飛機，槍炮，小鉛兵等等，每天空閒的時候，便將兩張桌子拚起來，將這些玩具小鉛

兵排列起來，「演習作戰」。

當他與敵軍作戰時，他常常以奇襲致勝。可惜最後因為後援不繼，軍隊犧牲殆盡，便不得不出之一走。於是，他繞道西伯利亞回到了南方來；現在還漂倒海上，友人接濟度着憂鬱的生活。現在，全民抗戰已準備着發動了，我們希望李將軍東山再起。

丁將軍是與李將軍同在松花江一帶抗敵的英雄。他的結果較李將軍更慘。起初，他住在東北，九一八事變後，他便從事抗敵活動。因為他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敵軍主將中有他一個同學，便想設法籠絡他；於是，用計將他誘到日軍營中來，要他「合作」，並且以優厚的條件誘惑他。可是，丁將軍深明大義，毅然拒絕。這樣，敵軍就對他加以監視，不許他再有所活動。但丁將軍終於不顧一切地依然做着抗敵的工作。

未久，敵軍已深覺此人的「不穩」，於是想了一條毒計，將他的母親捉了來，並告訴他如要他的母親活非他屈服不可。他得訊後，沉吟了一回，深覺忠孝不能雙

全，而且在這期間，做一個「忠臣」比做一個「孝子」的意義要大得多。於是，仍毅然拒絕。敵人見他如此強硬，蠻心頓生，立將他的母親殺死。丁將軍聞耗以後，便也長嘆一聲，仰藥而死。如今，丁將軍的屍骨也許已為土花所侵蝕了吧；可是，丁將軍的浩然之氣，卻永永地盪漾於白山黑水之間了！

一二八抗戰名將毛維壽的一生

淞滬一二八戰役，記者因從事戰地採訪工作的機緣，得認識十九路軍高級軍官。昨悉前十九路軍六十一師毛維壽師長，因憤敵軍犯滬，疾發溘然長逝於滬西大華醫院。茲憑記者私人見聞所及關於毛師長生前動績，追述一二如下。

×

×

×

×

記者初次會見毛維壽師長，時在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廟巷酣戰的一天，十九路軍六十一師師部設立在大場附近的一個竹園墳山堆裏。那時正值初春天氣，毛師長身披很厚的戎裝，坐在一間茅屋中，靠近一隻火盆取暖。這是一個身材中等並不魁梧的將軍，臉色蒼白，文雅像一個書生。他談吐溫婉，時常作噤打嚏，呈着胃病很厲害的狀態。他那種萎靡不振的模樣，在我初次會見時，真覺得奇怪，我心中不禁有些懷疑，素有鋼軍威名的六十一師師長，難道便是這樣一個人物嗎？

但是據六十一師的××團長告訴記者，在攻敵的時候，毛師長是再勇敢不過的

一個領袖。「我們的師長，每次胃病發得愈厲害，我們的弟兄們打得愈來愈起勁，這是百試百驗的事。」

說起毛師長的勇敢，凡是他的部下都深致敬佩。第一次北伐著名的汀泗橋，賀勝橋，武昌等處戰役，他那時才當營長，也正是必須身先士卒的時期。在江西討孫時馬迴嶺的一場劇烈戰爭中，他冒了槍林彈雨的危險，給鐵軍屬下第十師樹了攻下南昌的先聲，自己也就受了重傷，因此種下了胃病的根，中間曾請北平某名醫治好，但身體終仍衰弱。

毛師長名致三，是江西泉州人，民國紀元前十四年生，今年才四十歲。他出身是書香世第，在他故鄉峽江縣東門內的舊居門口，還掛着一塊「葩經傳家」的牌子，他從幼即很自負不凡，常以雪國恥復國仇爲己任，青年時常以儒將岳鵬舉自視。他終於有一天，悄悄地從家鄉逃出投軍了。

毛致三在十八歲的那一年，竟從一個學兵升任了少尉排長，在當初他決也想不到日後有做到中將的一天，而且竟能統領軍隊，捍衛外侮！

單從毛師長從少尉而一級一級地升到中將一層而言，我們可知他從戎二十餘年間的汗馬奔勞，出死入生的武功了。他有比一般軍人更遠大的見識，同時具有淡泊名利的素性。在北伐時，在討逆時，在捍禦外侮時，他是拚命地參戰；但在開變時他却能嚴整部屬，保境安民，不捲入當時的漩渦，更足以覘其他的高尚的人格，和純正的氣節。

我們如非健忘者，當能憶及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十九路軍將領毛師長和沈光漢，區壽年，張炎等聯名通電擁護中央，促李濟琛，陳銘樞等離閩，擁護戴戟出任指揮。毛師長和戴孝悃司令素來是唇齒相依，患難共存的同志。他們二人在「二二八」役中，曾共同造成了民族光榮史的一頁。

閩變平定後，中央特任毛維壽爲勦匪軍第七路總指揮，二十四年二月，又改任爲第二路總指揮，毛仍以積弱的身體，勉勉從公。後臥病北平，就醫上海，同年五月，向上峯稱病辭職，實現了他解甲歸田的志願。

毛師長退隱後，雖仍掛了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的銜頭，但那是閒散官職，並不

妨礙他的歸田生活。從前年起，毛參議實行他的「解甲歸田」的躬耕生活。他在蘇州蓋了一座屋，有一個時期，曾在錫滬公路一帶視察去收買農田打算做改良農業的工作。

上面說過，毛參議是一名儒將，他很喜歡收藏圖書，在蘇州住宅中收藏了將近數萬冊的書本，更喜歡收集歷代民族英雄及名人的手跡遺詩。他生平頗愛吟哦石達開的詩句：如「我志未酬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啼痕。」他曾經得到沈田石繪的一張螃蟹真蹟，他自己題上了這七個字：「看你橫行到幾時？」

聽說毛參議在歸田時期，每日深居簡出，常在室內作打拾球戲。他打球很準確。像他打槍同樣的瞄準。此外，他更喜歡攝影，而且攝得很好。

我最後一次會見這位抗日名將，是在前年上海舉行全國運動大會的司令台上，他的身體似乎比從前更瘦弱得多，臉容萎黃憔悴，但是精神還很奮發。誰知道兩年前的晤會，竟成了我們最後的訣別。

（張若谷）

鐵軍及其領導者張發奎將軍

中國之有鐵軍，始於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怒濤澎湃的大革命時代。當時由這一支鐵軍，摧強禦，克名城，衝鋒陷陣，曾著有空前無比的光榮勝利的戰蹟。國民革命軍在北伐的戰役中，迅速奏捷，節節進取，下岳州，越平江，打汀泗橋，攻馬迴嶺，破武昌，克九江，鐵軍在這些戰役中都作了中堅的部隊與英勇的先鋒。汀泗橋役，鐵軍僅以一旅的單位，推毀了敵人三師之衆，而吳子玉將軍親身訓練的第三師——被稱爲當時北洋的勁旅，即在這次屢戰中瓦解了。當武昌爬城時，鐵軍的獨立團第一營率先登，營長曹淵以下全營士兵都做了絕城的烈士，然而城破了，守將劉玉春陳嘉謨終做了帳前的俘虜。馬迴嶺一役，更將號稱五省聯帥的孫傳芳擊破。

抗戰名將持高

鐵軍在前一階段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鬥爭中，著有戰無不勝的奇蹟，克踐了掃蕩封建軍閥的任務，使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奠定了初步的始基。鐵軍由創立而鍛鍊而

成長，實反映這一時期民族鬥爭與民主革命交織的激流，因此可以說，鐵軍在民族解放運動的階段上，應運而生，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當我們回憶到鐵軍在國民革命鬥爭中那一頁光輝的史蹟，便使人聯想到鐵軍的創造者與領導者——張向華將軍。這一軍事集團由艱難苦鬥而發育而至龐大的過程，正如張將軍一生經過無數鍛鍊而屹然不拔的歷程一樣。

張將軍是粵之始興人，始興有美麗的山川，良好的氣候，勤苦耐勞的民衆，文獻千秋的歷史，但是他的封翁竹溪公平時因仗義疎財的緣故，家裏很窮，幸得他的母親善持家政，所以未曾廢學，而且受了嚴格的教育。放學歸來，竹溪公更以勵節操，知廉恥等教條施之於將軍。他在孩童時代，好作竹馬柳弓之戲，天性活潑而富有一種尚武的精神。當他與鄰童搏鬥，如遇打一敗仗，幼小的心靈受到了創傷，噙着兩顆淚珠回來時，必受到嚴父的斥責，教他最好是和平，不許打架，若非打不可時，則必須打勝，打敗了，不許哭；哭了，不許吃飯。於是他只得反身而出，再向鄰童復仇。

賦有這種堅強不屈再接再厲的性格，實由家庭的嚴格教育所養成。

始興縣僻處在粵北的一隅，山巒起伏，與外界很少接觸，自然風氣不免閉塞。當清末的時候，顛覆清室光復漢族的運動，已在各地普遍的醞釀，而廣州是時更成爲革命支流的總匯；他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禮，在十四歲的時候，悄悄地離開了家庭，跑到遼遠的省城。他到了廣州，因爲人地生疏，找不到革命組織的關係，轉而服膺當時另一派人實業救國的主張，遂投入了廣州工藝廠充藝徒，學習織染，差不多一年，鑒於國事日非，覺得非推倒滿清政府腐敗的統治，不足挽救危亡，所謂「實業救國」簡直是一種空談，他帶着失望與憤激的情緒邁返了故里。

是年秋，清政雖然鼎革了，但是華北反革命的勢力，仍然很龐大，非經澈底掃蕩，不足以奠定民國的基礎，所以他決心要投軍，立志參加北伐的鬥爭。當時聽說廣東陸軍模範團快要出發了，他激勵着他一位總角至交的朋友華岳高同去投效，於是他們很光榮地當了模範團的列兵。然而模範團出發北伐的消息，跟着南北共和而打銷了，他們非常懊喪，知道革命的事業，尙非常遙遠，當趁此時機，速即充實自

己的本領，期待事業之來臨。民國元年，適黃埔陸軍小學第六期招生，他得到了這樣一個喜訊，馬上離開了那列兵生活，考進陸小，同時並正式加入了國民黨，得償身獻黨國的志願。這時結識同班生薛岳先生，相與切磋琢磨得到不少的助益；又得着朱執信鄧仲元兩先生的薰陶，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學說與革命思想，都有十分透澈的了解，成爲頭腦豐富而勇敢堅決的青年革命軍人。

民國二年，廣東的政權落在封建軍閥龍濟光的掌握，政局頓然改觀了，龍濟光摧殘革命背叛民國的陰謀，日益暴露，薛岳先生接着黨的命令密謀刺殺老龍，將軍很高興要去參加，但結果未得黨的允許，而薛先生也因事機不密竟告被捕了，他雖然受了老龍絕大的猜疑，然而因爲鎮靜的應付，依然能在校中暗地繼續革命的工作，而至於卒業。

他在十八歲的時候，陸入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在那兒安靜地讀了兩年書，又因密謀刺殺滿北督軍王占元，失敗後，被學校除了名。雖然沒有好久，學校恢復了他的學籍，並且准他陸學到保定軍校，但他以爲專讀死書，無濟於事，於是決心

犧牲了他的學業，悄悄地從武漢奔回廣州，跟着朱執信先生往返於港澳間，參加了許多革命的祕密危險而且艱苦的下層工作。

民國八年，將軍初任粵軍第一師的獨立排長，本其所學，游刃有餘，深得長官的賞識，士兵的愛戴。民國九年擢升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三營營長，護衛孫大元帥，平定了陸莫，收復了兩廣，師次桂林，大元帥很激賞他，是時與第一營營長薛岳，第二營營長葉挺，有革命軍的三俠士之稱。民國十年春，正準備着由桂林出師北伐，但是陳炯明叛變的陰謀發現了。鄧仲元先生被刺，北伐大計受了打擊，大元帥乃回師廣東，苦勸陳逆贊助北伐，一面出兵江西以示無他。張率隊鞏衛行營，甫至韶關，而陳炯明竟在廣州公然圍攻總統府，砲擊觀音山了。那時警衛團留駐廣州的薛葉二營苦戰了三天三晚，卒被陳逆解決了，張因勢孤力薄，乃率蘇德榮連百餘人闖赴南雄，期待北伐軍來援，不料逆軍窮追不捨，援兵未至，餉彈均無，不得已實行入山，在始興清化都亭一帶，採取游擊戰術，時出時沒，雖經逆軍迭次的圍剿，重大的利誘，將軍發揮神武，抵抗到底，身經百戰，並未能稍挫他的銳氣：這是張將

軍畢生事業中最艱險而最光榮最義俠的一段歷程。

東江之役，他又隨師出征，擢升獨立團的團長，平定東江後，回師削平劉楊，他又陞了旅長。其後，南征鄧本殷，收復瓊崖，他陞至十二師師長，其時軍長為李任潮氏，其他各師師長為陳銘樞，陳濟棠，徐景唐。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張任十二師師長，副師長為朱暉日，團長為繆培南，黃琪翔，許志銳，另轄一獨立團，團長為葉挺。因為他的部下，無論是下級幹部或者是士兵，可以說都是深明主義勇敢而堅決的鬥士，因而在北伐戰役中，戰勝攻取，常居於英勇的先鋒地位，他在馬迴嶺破了孫傳芳，回到武漢的時候，便擢升了第四軍軍長。武漢民衆鑄贈了一塊鐵牌，上刻「鐵軍」兩個大字，於是鐵軍之名，遂由此而產生。

二次北伐，師次駐馬店，南方的鐵軍碰巧遇到了北方的鐵軍——富雙英師，於是兩個鐵軍碰擊了一下，結果假鐵軍在真鐵軍面前整個地粉碎了，當時人們稱譽張將軍的鐵軍為鋼軍，因為鐵軍在戰局上已鍛鍊得成鋼了。鐵軍在這次偉大的勝利中

，聲威大震，戰區內聞鐵將軍之名的，真有使小兒不敢夜啼之概！在會師開封，奏捷凱旋的時候，將軍便榮任了第二方面軍總指揮。

一九二七年之秋，將軍率師回廣東，平定粵局後，遂離職去國，作了櫻島的寓客。將近一年，復返國入京，因軍隊縮編，改任了第四師的師長。

「九一八」事變，淪陷了東北幾省土地，將軍義憤填胸，請纓馳師援黑，但未得到當局的許可。一個熱血的愛國軍人，當國家風雨飄搖的時候，不能上馬殺敵，而且諱避無路，這自然不免有髀肉復生之感了！他不甘作不抵抗的軍人，也不忍留居國內，坐視祖國的危亡，於是辭去了軍職，出國致察軍事工業，悄然踏上了遼遠的征程。他肯露出軍人的面目，在海船中坐着三等艙，在歐陸旅行的時候，還是坐着三等車，住着廉價的旅館，在樸素的餐室裏進餐，一切的儀表都未曾顯出那種可尊貴的紳士態度，雖然他是中國國民大眾所敬仰的軍事領袖。他以平民的資格與外邦人士接觸，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中國有名的鐵將軍。然而正因為如此，他在交際場中常遭到尊貴的紳士們的卑視；即在下層社會亦遭到諷刺與奚落。當他某次旅行

到德國的一個村鎮，在車站附近一家咖啡店門口候車，注目欣賞着陳設在櫥窗裏的各色美酒，咖啡店主是一個龍鍾的老叟，很和藹地問他：「閣下是不是日本人？」他毅然地回答：「否！我是中國人！」「甚麼？中國人？日本人強佔了你們的國土，殺戮了你們的同胞，你是中國同胞爲甚麼不抵抗！我的酒不賣給不抵抗的人，如果你能抗戰，把日本人打回去，我把這些酒送給你吃，不要你一個小錢！」

老人薔紫色的額角上暴出青筋，顯然是發怒了。

他臨到了這樣的侮辱，激起了憤懣，很想同老人決鬥一下，但在一秒鐘之後，冷靜地一想，老人的責問，決不是惡意的侮辱，而是一種同情的鼓勵呀！他感謝了老人的阻勉，匆匆跑出咖啡店。像這樣的刺激，他在歐洲旅行時，實在遇到太多了，恥辱時時囓着他赤熱的心，立誓要提早回國，誦纓殺敵，洗滌民族一切的污痕；否則再在歐洲逗遛，勢非喬裝阿拉伯的婦人，戴上一層面罩不可。

然而他在另一個角落裏，却受到人們極大的歡迎。當他出現在華僑或留學生的歡迎會上，他是以民族英雄的聲望，博得全場一致熱烈的掌聲與最高的敬意。

廿四年春，他由美歸國，鼓着滿腔孤憤誓爲祖國復仇的情緒。這時長城各口繼熱河之後淪陷了，而冀東，察北的形勢又岌岌可危。他鑒於邊防問題的嚴重，乃作考察西北邊防之遊，除邊疆軍事佈置防禦工程外，並留心觀察各地工商實業及農村經濟狀況。廿五年，被任閩浙皖贛四省邊區清剿總指揮。同年十二月，因西安事變，統一告成，全國武裝同志鎗頭一致對外，將軍乃被任蘇浙邊區主任現職，警備國境，儼然是一把「北門的鎖鑰。」

以上是張將軍戎馬半生一個簡短的歷程。他的軍事天才在將來還有無限的發展，他今年才四十一歲，比日本少壯派領袖荒木貞夫至少要小十歲以上，比在淞滬對壘的敵軍統帥松井大將，怕要小到半個花甲了。

現在當全國軍人奮起抵禦強寇的時候，將軍獨肩保衛浦東的鉅任，兩月餘的抗戰，敵人被限制在黃浦江岸，未敢越雷池一步，至今楔形的浦東遠能金甌無缺，不能不歸功於將軍指揮若定的戰蹟。

他具有軍事的天才，政治的頭腦，堅韌不屈的性格，活潑而天真，有一種青年

人的情熱，從他底嚴肅的儀表中靄然透露出一種和善可親的正誼。他的體格雖不是碩碩壯偉，但他那種精悍十足的氣質，具現了近代軍人的風度。

他有一種儉約樸素的節操，平生除偶進「杯中物」外，終無其他嗜好。他現時每月僅費八元的膳費，沒有任何物質的享受，「誰謂荼苦，其甘如飴，」他精神的勝利遠超任何物質之上。他的家庭每月開支連房租在內，不過數十元，張夫人且親自操作。他俸金的節儲，完全用在興辦教育及購買救國公債上面。

我同張將軍的關係，可以說是他的舊屬了。十年前，我在武漢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供職時，覺得他是堅勇沉着的復興民族的少壯軍人，很使我肅然起敬。十年後的今日，我又重來軍中，人事紛更，滄桑幾變了，然而映入我眼中的張將軍，還是那副英氣勃勃，不減當年的氣概。

最後我願效基督徒的口吻，祈禱上帝爲他祝福，賜他以更大的力量，好使他担起掃蕩寇氛復興民族的巨任，奔赴他不盡的光榮的旅程。

翁照垣將軍

翁照垣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過騎科，騎馬的技術很好，列爲甲等，在日本學騎科的中國人有那樣好成績的他還是第一人。他又在法國學過航空，他是一個飛將軍。但是他不會學過工兵，構築防禦工事並不是他的特長。爲什麼人家說他善於構築防禦工事呢？我知道，因爲他在一·二八戰爭的時候守吳淞守得很穩，他的構築防禦工事有他的構築方法，在這一點上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能手。

一·二八戰爭的時候，很光榮地我在十九路軍七八師一五六旅司令部做一個職員，我們的旅長就是翁照垣。戰事初起的一禮拜中，我們的秘密辦事室設在閘北中山路，翁照垣旅長和團長張君嵩一起住在近邊的一個祠堂裏。這祠堂的大廳滿積着山樣的慰勞品；復旦大學的義勇軍有的在寫標語，有的在審問漢奸，門口有一大堆的老百姓在圍觀着，守衛兵驅趕不盡。那裏和火線相距不過幾條街道，但不像戰場，一點嚴重的氣氛也沒有。敵人的飛機炸彈一擲下，老百姓成羣的走去看。

翁照垣坐在他的行軍床的床沿上，這行軍床是在一張鋪板上攜起來的，很高，魁梧奇偉的翁照垣坐在上面就更高了。翁照垣所以成爲一個軍人似乎是特定的；至少是經過選擇的，他不但有高大壯健的體格，而且有一副獨特的鎮定而凜肅的儀表，他坐着不說不動，很自然，一點也不矜持，看來幾乎是假裝的。我好幾次看他從那高高的行軍床上像搬動一座石像似的走下來，用一種博大，沉重的姿態，響着靴，走到電話機那邊去，我疑心他走的是正步，我常常對朋友說，翁照垣走路是一邊體操一邊走的。

他說話是斬釘截鐵一樣的堅決，雖遲鈍，然而非常有力，他發命令的時候語調是沉重而憂鬱的，常常聽見他說，「什麼？坦克車？縱火？……但是再支持半個鐘頭看吧！」……「那麼，我再沒有面子見軍長了？……」

我屢次爲他懇切的態度所感動，無論他平時對我如何親密，但大家一穿起軍服，作爲一個部下和他相見的時候，我對他的尊敬往往變成了一種畏懼，而他在我的心目中永遠是一個可愛的長者，他鼓勵我當傻子，胸襟要寬宏，要原諒人，他說他

了解一個朋友的某種缺點之後，把它藏在心裏，不告訴第三者，成爲牢不可破的祕密。他有這樣的寶貴的德性；對於一個犯了錯誤的朋友，他一定待他特別妥貼，特別週到。對於部下，他關切得無可比擬，他常常叫一連之中選出一個最好的士兵，個別的和談話。一、二八戰事爆發之前，一五六旅分駐嘉定，大場兩地，他每日召集全旅官兵訓話，沒有間斷。

從他爲人的態度，儀表看來，他不像一個擅長於主持激烈戰事的猛將，但他作戰勇猛，在一、二八當日曾經給予日本帝國主義者以極大的震撼。

在法國學飛機，他遇險三次，毀壞了飛機三架，學校當局發給他畢業證書的時候，對他說，『你毀壞了我們三架飛機將怎麼辦呢？』他回答說，『你們法國的飛機很壞，不然爲什麼跌了三次，我的身體還沒有損傷，而你們的飛機却三架都粉碎了呢？』

在吳淞守了一個多月，處於敵人暴烈的砲火壓迫之下，誰都知道吳淞守土的苦楚。有一個德國軍事專家對於中國軍的勇武很不相信，他用一種淺薄的好奇的語氣

向翁照垣說，「你們守吳淞是怎樣守的呢？」翁照垣當時回答他說，「因為我們守，所以守下去了！」

他有着充滿力量的苦鬥的童年時代，我曾經和他做了一個十餘萬言的筆記，我現在還不想把這筆記發表，——我期待，并且預祝他為這破碎的國家出更多的力量，而我的筆記也將得更到完滿的延續。

（東平）

宋希濂將軍

(一)

宋師長，當一二八淞滬抗戰時。還在××師任旅長。因為勳勞卓著，便升任了陸軍第××師的師長，駐防××線一帶。後來西安事變，他奉令率部開往西安，一路上秋毫無犯，軍紀嚴明，很受當地人士的擁戴，於是西安警備司令一職，也就屬於他了。

宋師長是黃埔第一期的畢業生，他曾去日本研究軍事學，和王敬久將軍，桂永清將軍，同是第一期的學生代表。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宋師長正駐在××一帶，那時上海市第二屆學生集中訓練的地點也在××，於是很榮幸地，宋師長做了我們的總隊長。宋師長是住在老五圍，同時我們第三隊也住在這裏，我們看見宋師長的機會，自然也比較多些的。

宋師長雖是從小就過着軍人生活，但他却並沒有一般軍人的糾糾之概。他是那

麼地和藹，那麼地仁慈！他的治軍是本着軍校蔣校長所示的校訓，惟其『親愛』，然後能『精誠』。因此，他雖不用威力來壓束部下，而部下絕對的服從他，信仰他，當然他的部隊，相當的紀律和力量！

宋師長的體格很雄偉，態度也極可親；他不但是個軍事家，而且還寫得一手好字；當同學們要求他寫紀念冊時，他可以立刻不加思索的給你寫上一大篇；寫出來的詞句從沒有一本相同，因此也可想見他的文學修養是有了相當的功夫。宋師長又打得一手好排球，在課外運動時，我們常在排球場見到他，和同學們一起玩着，隨時還加以指導。如果營裏有籃球比賽，他也時常在旁助興。早上的升旗典禮，宋師長除非不在××，才不參加。升好旗，照例是早操了，我們走出營門，總會瞧見宋師長拿着汽鎗在獵鳥。

宋師長的和士卒共勞苦，是誰都知道的。照理，他是少將，他的享受當然要比我們好，但他却仍吃着一毛五分錢的伙食。并且，他還時常在吃飯時候，親自到各中隊去輪流就餐，乘便視察學生們的伙食。

記得我們去××山行軍的那天，來回有九十餘里路，宋師長也和我們一樣的穿着草鞋前進。我們走了一天，從上午四時出發，到晚上才回來；那時個個精力盡，但當進入盤門，大家的精神又振作起來了。軍樂隊在前面奏着，宋師長跨了一匹白馬，就在××路舉行檢閱，燈火照耀着，民衆擁擠着，×千餘同學們欣奮極了，踏着從沒有這樣整齊的步伐，誰都忘掉已經走了一天崎嶇的山路，上海市學生集訓總隊的整個精神，也都表現了出來，給當地人士一個極好的影象。

同時，宋師長的富於情感，也是平常軍人所不能及到的。一次，第三大隊有一位同學因病而死了，當他們開追悼會時，宋師長站在台上，望着他的遺像，雙目掉下淚來，哽咽得話也說不出來。那天宋師長還親自寫了一副很長的輓聯，可惜不能完全記憶，大意是一面歸咎自己的不能負責，一面痛惜在此國難期中，少了一個復興民族的英才。

在我們從首都舉行出隊禮回到××後，當天就有車子送我們到上海。車站上，宋師長揚着手，看着一列一列的車子移動，到最後一列時，眼淚再也不忍不住了；

他一面拭淚，一面沉痛地向着車子上的同學們：「我們戰場上再見吧！」好，我們戰場上再相見！

（吉狄）

（二）

我之認識宋師長還是去年的事，上海市第二屆學生集中訓練在蘇州城外的一「老五團」舉辦時，宋師長當了我們的總隊長，在當時除中隊長是各校教官，區隊長是中央軍校行將畢業的第×期學生外，大隊長皆××師的團附和營長，分隊長是該師上士班長。

我們共分為六個大隊，三大隊在「老五團」，二個專科學生的大隊在「炮兵營」，另外一個大隊在口口附近的「工兵營」，大家又俗稱「老六團」，我便是被派在「老六團」裏的一個。

總隊部駐在「老五團」，離「工兵營」很遠，因之總隊長便不常到我們這裏。有一天，隊部發下命令，限令於十分鐘內把「內務」整理好，因為是總隊長要親自來檢查，我們在一陣大忙以後誰都懷着瞻仰宋師長的好奇心，排好隊靜靜地歡迎

他。

大隊值星官遠遠地立在營門口喊着「敬禮」的口號，一羣着馬靴背橫皮帶的官長們從我們的隊伍前走過，中間有一位面孔胖胖目光灼灼的青年官長掛着「少將」的領章就是這位黃埔第一期的畢業生我們的總隊長宋師長。

正午時分，宋師長到我們的隊裏來用飯了，他很和藹，並不像其他的官長來一大篇訓話，進來就隨便坐在我們的隊伍中間，問問同學們對營中生活作何感想。

宋師長表示異常高興的樣子，勉勵同學們服從上級的命令，要「克苦耐勞」，將來好為國復仇，打倒我們最大的敵人。他的態度是那樣地誠懇，像慈父對他的愛子般般的訓示一般。

將軍每於紀念週演講時，提一件，必再三慎重囑同學們「要切實注意到……」，這句話，幾乎成爲他的口頭語了。這可見他的爲人，始終不馬虎了事。聽說他在江西的時候，因鑒於戰事無甚進展，特地親自着了士兵的服裝，拿了步槍上前線去，部下見主將如此勇敢，一時大受感動，士氣因之立振，遂告大捷，現在國共

合作了，上下一心，一致對外，已無內顧之憂，宋將軍本以往那種「不怕死」的精神去抵抗暴敵，日寇是指日可以滅跡的。

去年的七月八日，我們自南京舉行『畢業典禮』回來，三個月的集訓生活結束了，官長和同學間一個個惜別起來，爲着讓寶貴的集團生活留下些痕跡起見，寫紀念冊便成爲每個同學必需的工作，我匆匆到總隊部去見宋師長，請他寫紀念冊，他一面鼓勵我們同去求書的同學們多多爲國家努力，一面便迅速地提起筆來寫上『踏平三島』四個字，在我們的紀念冊上。

火車載着我們回上海去時，宋師長和着訓育主任鄭全山將軍親自到蘇州的站上來送行，我見他不時微笑，不時張望着行將返滬的我們。無情的火車漸漸地向前推動時，他不住地向同學們揮手示別，我們也向他揮揮手，說聲『前線見』，這一幅悲壯的圖畫彷彿若在眼前，但已是一年前的事了。

我在這裏，默默地祈禱着宋師長所率領的××師實踐『踏平三島』爲我民族放異彩。

。何戍君。

八十七師師長 王敬久

前晚，大美晚報記者亨利赫甫納氏特往××附近的司令部中去訪問，在燭光如豆的斗室中，見到了八十七師王敬久師長。他年紀是三十四歲，江蘇人，畢業於黃埔軍官學校；當一二八滬戰時，他擔任八十七師的副師長，也隸屬於張治中將軍的麾下，這次滬戰發動，他又率領部屬，做了前線抗敵的中堅的軍隊。

他對記者說：「××，是幾條重要公路的交會之點，距離××不過七里路光景，是抵禦敵軍登陸後的一個重鎮。敵軍雖然在沿江的獅子林及瀏河一帶，以及淞滬路上的張華浜蘊藻浜附近登陸，但中國軍隊現在在××駐守者，正介在吳淞同獅子林砲台之間，並且在海岸後地，佈防也非常週密，使登陸的敵軍受到阻斷，無從聯繫起來。」

「敵軍從獅子林瀏河登陸之後，企圖向羅店，進取嘉定，攻入我軍腹地。但是

，吾們的大批主力軍隊已從××及×××兩方進逼，使敵軍的根據地受了莫大的威脅；最後，敵軍的主力部隊，恐我軍截斷了海岸，結果就退出了羅店。

「現在羅店雖還留着一部殘敵，但是我軍與敵軍相距甚近，他們的大砲早已失去了牠的用武之地，因為開砲轟擊，恐怕會傷到他們自己的人。所以在這個地帶，肉搏的鬥爭，是異常的激烈，我們的軍隊獲了極大的優勝。」

王師長的部隊，佈防在×××和×××一帶，到了晚上，總有激烈的戰爭。我們從司令部外遠望，可以看到很清楚地閃爍的砲火；但在羅店一面，聽不到什麼聲息，好似非常的鎮靜，於此也可以猜測目前集中的砲火，是已在吳淞口外了。

王師長又很老實地講着：「照砲火來說，我們的軍隊是沒有他們強；但是日軍的砲火，在我軍旺盛的士氣之下，終久掩護不了他們的兵士，當然在敵人的大砲飛機之下我軍也受了相當的損失；但是在短兵相接，肉搏衝鋒的時候，敵軍的傷亡，就很多很多了。」

在王師長的口氣中，覺得敵軍在×××的攻擊，並不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牠

們不過在登陸失敗之後，另找一個地點，別作試圖而已。

他在談話中又提及了他所收到一位美國人所贈的戰馬，而向記者表示了無限的感謝。他已收到了五匹馬了，他覺得在這草野中作戰，馬是比機械製造的軍器，更有用處的。

在這司令部中，燭火熒熒地照着整個的房屋，器具陳設非常的簡單。在記者進門的時候王師長就歡迎的招呼着請坐。記者就在一塊木板上，坐了下來，靠近了一張方桌，王師長就取出了一張地圖，講着他現在作戰的計劃和情形，非常的激昂而興奮。

談話約歷半小時，結果非常滿意。在訪問的時候，王師長的部從都圍坐在一旁。記者看到屋子四圍的居處，覺得並不怎樣的安適，據王師長談，此並不是他正式的司令部，不過臨時布設，取其指揮前線作戰，比較就近方便罷了。

當記者去訪問的時候，是由八十七師的顧問李寶華將軍領導到司令部去的。在傍晚的時候動身，趁着汽車，熄滅了車燈，在墨黑的夜裏，駛過荒落的村郊，覺得附

近的鄉村很爲平安，許多村落裏的房屋都還有農人住在裏面，一切好像安堵如常。

在記者經過的路程中，一切都很整齊，吾們都知道在這個非常的地域中，應當避免無謂的談話。有時候，前面顯出了一堆障礙物，不得已只得折入小路，尋另外的途徑。有時候前面跑來的驢馬，陡然地撞到了車子的前面，頓時起了一個無謂的恐慌。

在沒有月光的夜裏，開車在一條生疎的道路上，是最可擔憂的，因爲記者還不能知道附近的區域中有沒有戰事在發生。有時聽到了日本的飛機，就用暗暗的電筒光芒，來探查一點外面的情形，後來據別人講，才知道日本飛機總要到夜分十一時以後出來襲擊，並且必有二隻飛機同來。

常常碰到一些伏役在壕溝中搬出輜重的車輛，上面掩護了些樹葉，有幾輛運兵的卡車，也塗上了泥塊，使敵軍辨別不出什麼東西來，就是紅十字會的救護車，也裝了不少的掩護物，以防敵機無理的空襲。

在途中，經過某地，還看到一隊勤務兵，在後方開來，看來好像上鎮去採辦了

東西回來的樣子。雖然日軍已經攔阻了鐵路，炸斷了橋樑，但是儘有伏役的馱負，獨輪車的載重，可以從谷地把需要的東西運輸到前方去。

軍士們的軍器設備，都很完全，也有小的手槍，也有靈敏的機關槍，並不比敵軍見弱，在佈防的地方，可以看到我們士兵們的服裝都很端整。他們嚴謹地守衛着陣地，帶着一股愉快的氣色。

漸漸地離開前綫遠了，槍聲也漸漸地稀疏了。一路上除了不時看見車輛的疾馳而過，顯出了前線運輸的繁忙以外，一切都沉寂。

(汗丑譯)

青年中將孫元良橫顏

本市旅滬四川同鄉會，於前日（八月二十日）推派代表前往戰地，獻呈孫元良將軍『氣吞海日』大旗一面，致敬慰勞。據大公報記者稱，孫氏為四川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此次指揮大軍，立於前線，勞苦勳高，深得國民愛戴云云。

今人都知現任陸軍第八十八師師長的孫元良中將，為四川人，其實他的原籍為浙江紹興，因寄居四川，遂改為華陽人。他生於民國紀元前八年，即光緒三十年，今年三十四歲，是一位典型的青年軍官。一二八淞滬抗戰中，他在廟行殲敵，赫赫有名。記者茲將關於他過去的軍事，經歷，作一概述，以便國內民衆，對於這位抗日名將，作更進一步的認識。

孫氏在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歷任排連營長。民國十五年，他參加北伐，任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十六年，他留學日本，在陸軍士官學校研究野砲兵科。十八年他乘暑假期中，往朝鮮及東三省旅行，遭日本陸軍當局猜疑，說他作政治

運動卽命退學，他便毅然離日歸國。

民國二十年，孫任國府警衛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事變起，他任八十七師第二五九旅旅長，以年未屆三十歲的青年軍官，率領一旅的軍隊，在廟行和婁塘兩鎮間，奮勇抗敵，不久，卽升任第八十八師師長駐軍京滬線，先後兼任蘇常守備司令及首都警備副司令。

二十二年冬閩變，孫氏奉令率部由浙入閩，古田一役，奏立大功。次奉命編入東路軍，從延平，順昌向閩北進剿，連克將樂，建甯等要地。後來又入江西剿匪，改隸北路軍，參加大小戰役十餘次，攻克龍泉，天子嶺，黃級塞，丈夫障，鵝頸坳各要隘，匪軍連敗，狼狽西竄，他終於戡平了江西的匪患。

我們這位青年中將，他有過十年疆場作戰的經驗，不但是一個能和士卒共嘗甘苦的模範長官，而且是捍禦外侮有功的民族英雄。這次日軍重來犯滬，我們的孫師長，率領了他部下堅苦勇猛的士兵們奮起浴血抗戰，給好戰的敵人當頭痛擊，表現出我們國軍鬥士的英武姿勢。上海旅滬四川同鄉會「氣吞海日」四字的大旗來獻呈

給他，真是最適宜不過的一種敬禮

（張若谷）

彭德懷將軍及其部屬

在九月十一日各報上，登載着紅軍首領朱德彭德懷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總副指揮的消息；同時又看到了朱彭二將軍發告全國上下的通電。自然，對於這個消息，我們覺得非常的欣喜。因為這種團結救國的行動，必使我們國家的力量，更見增厚，同時，也必使我們抗日的陣容，更見鞏固。

因此，我記起了去年我的幾個同學從陝北考察歸來後對於彭德懷將軍的談話。這裏我就拉雜的寫一些來告訴讀者。

彭德懷可以說是一個多智多謀的戰略家。他平時的打扮，很像一個農人，全沒有甚麼架子。紅軍的一般士兵，對於他都很知己，簡直像是自己弟兄一般。

彭將軍到現在還沒有討老婆。而且，他對於自己的生活好像總不怎樣注意；他所以時刻在念的，只是怎樣來實現抗日的戰鬥，他的演講是最有刺激性的，每次發言時，總提到「抗日」這二個字，就是在平時的談話中也常會把話鋒轉到「抗日」

上邊去。

彭將軍的學識也很豐富。近年來，他對於蔣委員長苦心孤詣地從事各種建設以及積極準備，表示了忠誠的信仰：他常在演講中對部下說：「你們要抗日，一定要擁護蔣氏，唯有擁護蔣氏，才可以抗日。」所以，這次彭與朱德將軍的通電中又說：「願竭至誠擁護蔣委員長，追隨全國友軍之後，效命疆場，誓滅日寇收復失地，為中國獨立自由幸福而奮鬥到底。」這種坦白的表現，的確可以使人感動。在全國最高領袖領導之下團結一致抗日，現在是真的實現了啊！

關於對日的戰略，他也發表過意見。他說：「對日作戰，在戰略上，我們要採取持久戰。因為我們並不要打人家，我們是要抵禦人家，我們是要保衛自己的國土，要抵禦人家，要保衛自己的國土，那就得要準備長期的作戰，這樣才可取得最後的勝利。」他又說：『在大戰剛開始時，也許我們會遭到許多的不利，但這個不利，很快就會離去。因為中國軍隊為抵禦而作戰，是得到中國人民歡迎的，反之，日本軍隊為侵略而作戰，是會遭受日本人民厭惡的。至於敵人用新式兵器，那我們也

不怕。只要在戰役上，採取速決的殲滅戰，使飛機，坦克車，毒氣的效能，不能充分的發揮。這種殲滅戰，中國只要打勝幾次，敵人就不敢用遊擊式戰術了，一定聚在一起。到那時，我們可以以精銳部隊，去消耗他的實力，一方面再斷絕其接濟，這樣時間愈持久，敵人的危機，也愈是緊迫。」最後，他的結論是說：「在大戰開始後，全國人民應該要團結一致，趕快組織起來，動員起來。」

彭將軍的部下，——紅軍——平時的生活，都很有規律。他們的隊部，多半的駐紮在那些不用的民房中。在那裏，到處張貼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東北失地』這類抗日救亡的標語。牆壁上，掛着兵士們所用槍，手巾，碗，以及寫字用的簿子等。他們的臥室，是很整潔的。被褥的摺疊亦都有一定的方式。

紅軍除了每天早晚講堂，或操練外，也常跑到俱樂部去弈棋，看報，念書，或打兵兵。在俱樂部中，還有一種壁報，是專供兵士們看的。這裏分軍事，政治，文藝，漫畫，故事，謎語等數類，稿子由作者自己抄好後貼上去的。兵士們都可以投稿，其實，這就是他們發表思想的園地。

紅軍都很耐勞耐苦，又善穿山越嶺，一天跑二三百里路，在他們是算不得甚麼一回事。在嚴冷的冬天，他們亦不過穿着單薄的棉衣，據他們說，衣服穿得太厚了，那就不便於行走。官長與士兵的待遇，完全是一樣的。他們稱官長叫做『指揮』，稱士兵叫做『戰士』或『戰鬥員』。

（元生）

馮玉祥將軍對日外交的一頁

一個外交家應該是熟讀法律，精通政治的，但一個熟讀法律，精通政治的現役外交官可並不一定能作成個真正能幹的外交家。廣田，有田之類該讀過了不少的法律，研究過不少的政治的吧，但他們的外交政策却是令人掩鼻。反之，一個平常的武將，不會瞎吹法律，高談政治，只要有真正的勇氣，粗具那怕是樸素的正義感，當非正式的折衝時，卻能演出一些可歌可泣，慷慨淋漓的外交的故事，為那些顧忌多端，縮頭縮腦的外交家所未嘗夢見者。我們這論說並不是憑空的捏造，可以舉出一個人的一件事來作代表，這人，便是鼎鼎大名的軍事領袖馮玉祥將軍。

發生了這個故事的時間已經是遠在民國十五年了，那時馮將軍完全是個手握兵符的武將。地點是在常德。那時候我們的敵人——日本的軍人已經開始在練習他那鄙劣的下流的侵略把戲了：目高於頂，不把一個中國的士兵放在眼內，加以一些非法的難堪的侮辱是經常的，但他碰到了馮將軍的部下，那些倔強的勇敢的健兒那裏

會忍耐得住。於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糾紛便終於在意料中威武地爆發了：馮將軍部下的士兵某君，在一個經常的機會裏看見了一個日士兵給我們中國的老百姓的非禮的侮辱的時候——

「他媽的！還成個什麼話！老子給你一點顏色看看！」

這麼樣，便把他的刺刀送過去。可憐那個委瑣不肖的大和武士，便應聲而倒，流着他那賤價的污血了。

居然刺傷了一個「皇軍」，善於小題大做的日本人，其把這類的事之任意擴大嚴重起來，住在上海的人是有過經驗的。於是那個安安穩穩坐在領事館里的領事官，便給那駐軍的軍官牽着鼻子，趕到馮將軍的公館去，辦交涉了。

領事先生匆匆穿起衣服來，還挾了一本日本法律書，以備查考。他努力地把所有的縐紋都縐起來，把所有的怒氣從丹田裏抽出來。佈置在那橫肉的蟹面上。

誰知會到了馮將軍時，抬頭一望，望見馮將軍的胖胖的赤面上的怒氣，比那位領事的蟹面上更加多。摸不着頭腦，伸出了手來握，正想說一句照例的外交應酬話

時，却聽見了對方首先就——

「我正想去找你，你來得正巧，領事先生！」洪亮的聲音是溶解了馮將軍面上的憤怒的，使得那個領事嚇了一跳，半晌說不出話來。

而馮將軍的話却像連珠一樣滔滔爆發了：「敵軍兄弟×××今日×時在某處被貴國軍隊刺傷。現在抬在×醫院醫治。發生這樣無理的事件，責任完全在於貴方，所以我現在向貴領事要求，辦理善後。」

這樣地首先當頭來一下下馬鎗，是那個領事所萬萬意料不及的，因之，肚皮里所擬好的交涉程序的談話腹稿，一時飛得無影無蹤，不能順序說出來，而已亂的方寸，一時無從填塞，那個狼狽的傢伙，躊躇了好一會，一眼瞥見了他手里所拿着那本日本法律書，竟像夢囈一樣囁囁地說道：

「貴方理由……不能……不能成立……喏！按照我們日本的法律……」他指一指他手裏的那本書：「刺傷我們大日本皇軍者，應處徒刑二年……所以，今天，我要求……」

那句話還沒有說完，便引起了『拍！』那麼重重地，不調和的一聲響，而像雷轟一樣的聲音跟着：

『你說這話，便應該要打嘴巴。』馮將軍怒容滿面，態度並不像是在外交的場合上，『我中華民國是自由獨立的。』

記孫殿英

我見過孫殿英是在一九三二年，他在熱河抗日的時候。在這之前，他的軍隊很壞，分子龐雜得很，民衆復厭憎他們。他們也常鞭打民衆，強迫輸送給養。掠奪農民馬匹。自從赤峯一戰，負隅頑抗，平津報上，爭相譽載。我看他們隨軍日記載着，軍隊剛開到赤峯，大家都在洗澡，警告一傳，有裸體迎戰者，這是他第一次遇合了民衆的溫情，也是他第一次覺悟着應該擺脫藩閥的痛苦，將隊伍作爲一個堂堂的隊伍。說他想擺脫自身的痛苦，這是很對的，至少他那時很苦惱，他的軍隊名義上是一軍，但因爲到處包裹，越來越多，結果至少也足有兩軍。而政府方面的餉銀却要按實數照發，並且有一半要在地方妥籌，這時他又極想交好老百姓，取一草芥都按時價清付，（有一次三個士兵掠奪民物，沒有給錢，他當面就拔出槍來，把那三個弟兄打死，使幾個告發的老百姓都掩面悲泣起來，）但是又不能太對不起弟兄，所以祇好將未來的天國預支給他們，說將來有好處。這時他是兩隻腳，蹬着四隻船，

那一隻船都需要踏穩，那一隻船，又都懸空。而且個人對於目前政治分析及感到不能充分理解，所以他起用了×××來作政訓處處長。這位處長是反對盲動路線而又因循着個人主義的盲動路線的，他想使孫殿英到盛世才的地位，使他到達沙漠（新疆甘肅，）再在沙漠上建立起王國來。孫殿英因為四隻船都不穩，便把沙漠看作了亞諾方舟。沙漠也可覆舟的。那是後來的事。

我加入他們的軍隊，是一名小兵。我在伊克昭盟和卓索圖體巡行了很久，天天和好京戲的參謀長接觸，半土匪的義勇軍，老營混子，忠勇的兵……都在我眼中。本來參加的動機是爲了抗日去的，而回來時候却作了寫故事的回憶。本來想寫一個長篇，但在『遙遠的風砂』裏，祇記下一節而已。

察哈爾的社會機構是落後的，在村落裏的逢五趕集，都還是『以貨易貨』，談不到以金錢作媒介，紙幣是不被信任的，也無人能辨別真偽。而一元的硬幣又找不開。在農村裏沒有葱，在鋪子裏不賣油。說我們是生活在廿世紀的機械時代，那是全不相干的。有一個村子叫鄭家窰子（居民世襲住在土窰內）和張家窰子還繼承着

「血族婚姻」。——他們的民族英雄便是孫殿英將軍。

孫殿英很崇拜知識。他是個伙夫出身，但是公文信件都能認得，用口述作信稿也可能，寫字便不成了。身上穿一套灰布軍衣，依然是個伙夫模樣。記憶力很強，常常想作出獨斷獨行的樣子來。他還有心去模彷彿西北軍的好的傳統。常馮玉祥氏手治西北軍時，階層與紀律都是以封建的道義來作基礎的，他採取了農業社會的家長制度，並且是充分的發展了這種制度的統制性和優良性的第一人。

那時湯玉麟剛好放棄熱河，帶了兩隻盒子炮逃到他的防線來，他的給養本來不夠，還要將一部分給他們的隊伍。招待老湯的是一個旅長，因為年青，對湯很不客氣，湯便求孫的蔭護，訴說：「他們都說我不抵抗，我不抵抗，我自己都放了兩連子彈啦！」

中國的頭腦人物，很工於使落後的羣衆來迷信自己。所以對於他的神話也很多。而他的臥處上邊也經常懸有一隻寶劍。據說這隻寶劍曾經斬滅在墓穴裏向他撲來的一隻守星黑犬。弟兄們也常常以這些來互相傳播。

他有一個師長會親口說：『我就是孫殿英的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在大學第一年沒有完，我到赤城來，馬騎得不好，鎗打得不靈，不過隨着風砂到處跑。從東柵子跑到西窰子，從獨石口跑到龍關，生活全在馬上，有一次我們在最前線時，我的馬四個蹄子繞在電雷的電線上。前方的工事建的不算好，因為察熱兩省，土質鬆散，又沒有樹木可伐。鐵板，軌條，更沒有了，但是孫殿英那時是決心抗日的，來了就打。兵士很奮勇，飯送到山上變成冰塊，用刺刀劈着吃。受傷的兄弟，輾轉在冰雪中沒人救護，前線的弟兄，看不見一個陌生人，看見我便都圍得鐵桶似的。『日本人怎樣了？』『後方怎樣了？』『報紙上怎麼說的？』

在孫殿英尚未決定往西開之前我便回北平了，想念完大學課程。孫殿英的宅子在西城，屋宇很大。他在前方的司令部是半間茅屋，一座小炕，他有時便蹲在這小炕上吸紙煙。有一部福特車，好久沒開了。後花園一隻送禮送來的黃羊子，驢驘的看着生人。他有一個受傷的副官，到北平來醫治，便住在這裏，偷了我每張五毛錢的米黃色吸墨紙來揩屁股。這宅子曾一度被查封了，現在據報載着又被日本人給查封

了，想來他的行動對於日本仍然是不利的。在將來，多數的人還會紀念他或否呢？

（端木蕻良）

劉峙將軍

劉峙將軍是江西吉安人，字經扶，保定軍校三期畢業，後充黃埔軍校教官。北伐軍興，他屬於第一軍軍長何應欽的部下，從廣東出發一直打到南京，他由營團長一直升到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當時第一軍的三大將，如第二師顧祝同，第三師長陳繼承，被稱為革命軍中最勇猛善戰的三個。以後軍長何應欽另有高就時，劉峙就正式受任了第一軍軍長的職位。

他從參加了神聖的國民革命戰爭，一直到今日的全民抗日戰，他從沒有打過一次敗仗。南北大小百餘戰，凡是第一軍負責的方面，從來沒有不順利的事件發生。於是他之福將的聲名，就喧揚在整個的革命軍隊伍中了。

他是一個苦學生，完全是由他的夫人楊莊麗女士一手幫助他苦讀，進保定軍校，到廣東，衣食盤纏都是由楊女士籌劃的。即到現在他的太太還是他最最尊敬畏懼的人。

劉將軍今年四十六歲了，說起他的身段，并不像一般江西人那樣的矮小精悍，他純粹是個北方大漢型的人，粗肥的體部，和尚頭，圓得像十五六月亮樣的臉，短短的鬚鬚，臉上常掛着笑容，假設他穿上長袍馬褂的話，那是十足的商人型，可是他唯一的服飾，一年四季總離不開那套灰色布軍裝。

他的性格是非常敦厚而和順，從來不大發脾氣，沒有一般軍人那樣的死板的面孔。他的日常生活是早起早眠，中上還要睡卅分鐘的午覺，他很能夠接受旁人的忠告，前三年有人勸他把第一師的兵柄退去免得操勞心力時，他就很迅速的把兵權交給胡宗南師長，可是他對於第一師的弟兄們，仍然如手如足，精神上未曾絲毫的離開這個集團。

他雖則是個身兼數要職的中央大員，可是他却不要居在慈禧太后行宮裏，（今河南省府府址）東巡查，西視察，忙個不停，某次視察淇縣時，他看到滿街坊貼着歡迎的標語，他知道這是縣長把戲，斥責縣長一頓之後，叫把標語給撕了去，他說有買標語紙的錢，大可留積着來辦理地方公共事業。

北方戰爭發生後，這位百戰百勝的福將，當然離不了政府的差遣，他毅然肩起了××××××的大任，調度着軍隊，每日與××××××衛立煌氏計劃着攻守方針。

最初，他的司令部是駐紮在保定城外人民花園裏的，他自己往往在花園董事會的房子裏，起居是十分簡單，警衛又不周密，他仍像北伐時代一樣，以爲一個司令部無須什麼警備，一個大官在街上走，也不用配着盒子槍的隨從在旁邊保護。劉將軍以他個人的忠實而視天下人皆同他一樣，但這一次却受了相當的警駭。

事情是這樣的：某次，有漢奸在花園附近作了一個特別的信號，日本的飛機飛來轟炸了，那時，劉將軍正在花園董事會裏，一顆二百公斤的炸彈便落在董事會附近的空地上，把附近的房屋玻璃都震毀了。日機以爲已經轟倒了這董事會，傲然的飛走了，而劉將軍則不過受了一點虛驚，仍舊坦然地走到花園裏，細細檢查日彈炸傷的地方。

（章雅聲）

傅作義將軍講「守土抗戰」

這兒，我來介紹一篇傅作義將軍在綏遠抗戰時，對北平去慰勞的大學生的演詞。該演詞得自友人顧君參加時之筆錄。我人讀該演詞後，對於抗戰的決心，一定會更堅強起來的，值得大家讀它幾遍！

傅作義的演詞如下：

這一次綏遠的抗戰，是守土的抗戰，是爭取民族復興與國家生存的抗戰。本來爲了保衛國土而抗戰，這是我們軍人應盡的職責，又何勞諸位長途跋涉的來慰勞。但你們之來，也相當的有意義：第一可以激勵士氣，第二可以表示給敵人看，我們中國的上下團結一致。

「綏遠的抗戰，這不過是救亡工作的一小部分，並不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百靈廟的收復，也不過是收復失地的開始，決不能就說已經滿足。因爲我們中國還有許多的地方，給強盜搶了去，沒有奪回。」

「敵人認明中國人的弱點是作官，貪財，怕死，因而就利用以華制華的手段，想來滅亡中國。那裏知道此計此時已不能得售。他們曾拿雪白的洋細誘惑我，也曾用種種的方法威脅我，但結果都是失敗。老實說：我決不會受敵人任何東西的誘惑或威脅，我只知道國家，國家就是我的生命；我的身體，早已整個的獻給國家了。」

「這次綏遠的抗戰，擊碎了敵人以華制華的手段，並治愈了中國人民的恐日病。在政治上的結果，是證明了大家都有犧牲的決心，是證明了中國人甯死不做亡國奴。今後我更希望國人應該努力的準備一切，因為敵人能有今日跑到綏遠來跟我們作戰，是有了六十年的準備之故。」

「談到救亡工作，應先研究敵人是用甚麼方法來亡我們。這個方法，還不就是「分化」嗎？「分化政策」，這是多麼的毒辣，比用槍砲來打我們還利害。因為一顆彈子一個砲彈最多打死了幾個或幾百個中國人，但假定一個人所帶領的力量「分化」了，那麼其危險性會使中國很快地做日本的附庸。所以我們全國急需整個團結；不然，就只有滅亡。現在的政府，不是一天培植成的，我們應該絕對的信仰政府

，絕對的擁護政府。去年廣西事情發生了，敵人曾作挑撥內亂的工作，土肥原東奔西走，日政府耗了鉅額款項，但結果還是和平解決，敵人的詭計，於是失敗了。到了西安事變發生時，日人更歡喜到極點，結果又是大失所望。種種的事實，不外是告訴我們，今後不應再有任何『分化』，以消弱國家的力量，我們要在團結一致和衷共濟的精神下，拚命地努力，去開展救亡工作。

『抗日是要大家一道去抗日，不是說我抗日，旁人不抗日。如果說我抗日旁人不抗日，這是要求得抗日之名而已。現在我們自己造成的威脅，就是兩條陣線的危機，敵人最喜歡我們掀起一切黨派的鬥爭，使我們自己分裂。』

『救亡不但在前線的將士是救亡，在後方工作的，也一樣是救亡。同時，救國是要有整個的步驟，就是綏遠這次的小勝利，也是經過了一年半的準備的。』

『最後，我相信，每一中國人，在現在的局勢下，一定會知道救國是怎樣重要的一件工作，沒有了國，那裏來家。此次各地代表到綏遠來慰勞，這就是人民救國精神的充分表示。只要我們是有步驟的，內部不至於潰爛，終久是能得到最後的勝

利的。總之，救亡只要大家團結一致，不要空談理論，而要實際的作救亡工作。能這樣，那麼，中國的復興，也就指日可待了。」

（探）

本書局近出抗戰叢書二十六種，以應戰時全國各地讀者大眾之需。材料新穎，內容豐富，定價低廉，愛國同胞，不可不讀。

歐美記者論中日戰爭

邵 芙編

戰時日本的真相

孔士達編

日本軍部的秘密

邵 芙著

紅軍秘話

士 毅譯

國防線上的外蒙古

邵 芙譯

西北角上的神秘區域

施洛原著

中國如何戰勝日本

邵 芙編

七君子抗戰文集

沈 鈞 魯 齋 等著

紅軍·外蒙·蘇聯

鍾國仁編

抗戰名將特寫

孟德祿編

抗戰政治工作綱領

周恩來著

東北義勇軍的活躍

馬占山編

中國空軍英烈全傳

陳思文編

中國抵抗日本侵略戰之路

天 白編

國際女間諜瑪姐哈麗秘史

篤 行著

間諜·漢奸·俘虜

茅 盾編

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

張若谷著

今日之平津·誰家之天下？

夏 行編

法若抗戰又存

郭沫若著

宋慶齡的抗日意見

宋慶齡著

第八路軍打勝仗的原因

史沫特萊著

抗日戰爭的新階段

毛澤東著

我們在砲火中

田漢著

上海塵戰側影

宋 標編

敵國近情

茅盾 巴 金 著
天 白 編

抗戰女兵手記

冰 瑩著

171023

8

171023

代 售	實 價	發 行	出 版 兼	編 者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每 冊 一 角 五 分	上 海 明 明 書 局		孟 德 祿

定價	1.50
----	------

1950年10月